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水浒传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田部长篇小说文册



主编：刘以林

水浒传

著者：〔明〕施耐庵

缩编：临水居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宋徽宗年间，天子昏昧。重用了高俅、蔡京、童贯等奸臣。高俅之流倚势恃强，结朋为党，横行州府，残害良民，欺罔僚友，无所不为。又有一批土豪恶霸、贪官污吏，压榨残害百姓，将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、晁盖、宋江等一群英雄好汉逼上了高举义旗、啸聚梁山泊的道路。本书正是描写了宋江、林冲、鲁智深等下层官吏；晁盖、吴用、武松等草莽英雄被逼上梁山，高举“替天行道

除暴安良”的大旗与黑暗的社会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作者施耐庵，为元末明初人。

1

诗曰：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话说宋朝开国皇帝一条杆棒等身齐，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。百多年风风雨雨，宋朝江山，传至宋哲宗皇帝时，已是岌岌可危了。而那些豪强贵族终日里只知纵情于声色享乐之中，全然不理政事。

话说在东京汴梁城出了个不务正业的人，名叫高俅。他自幼游手好闲、浪荡成性，只是踢得一脚好气毬，堪称绝活儿。其父见他不成家业，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。几经辗转，高俅被引荐到东京驸马王晋卿府里。驸马王晋卿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流人物，就把高俅留在了府内。

那天，高俅奉王驸马钧旨，送一对镇纸玉狮子和一套玉龙笔架与端王玩赏。这端王，是哲宗

皇帝的御弟，琴棋书画无所不晓，踢毬打弹，吹竹调丝无所不通。高俅进入端王府，见端王正与几个黄衣亲随蹴气毬，便立在人丛后观看。也是机缘巧合，那气毬腾地飞起来，端王抬脚没能接到，偏偏直冲高俅撞过来，高俅使了个鸳鸯拐，把气毬踢还给了端王。端王瞧见心中大喜，将高俅唤至身前，问明了来历，收下几样玉玩器，执意要高俅下场踢烫毬。为博得端王欢心，高俅把平生的本事都使了出来。只见那气毬上下飞舞，左右盘旋，俨然彩蝶起舞一样。端王看得入了迷，喜不自胜。次日，端王给王驸马修了一封书信，把高俅要了过来，留作亲随。自此，高俅终日侍候在端王左右，处处讨端王欢心。

不久，宋哲宗皇帝驾崩。因为没有太子继位，文武百官商议策立端王为天子，帝号徽宗。端王称帝，高俅也身价百倍。半年后，高俅就做了殿帅府太尉，并执掌兵权。

高俅到任伊始，马上就变得骄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因患病未能到殿帅府给高俅贺官，而触怒了高太尉。高俅派人把王进拖入府内，对他横加指责，并意欲加罪于

王进。王进被逼无奈，只好拖着病体身携老母，连夜逃出了东京避罪。

自此，朝廷多了一个奸臣。

2

延安府史家庄九纹龙史进，因结交少华山义侠事发，被官府通缉。九纹龙史进脱身直奔延安府老种经略处投奔师父王进。路过渭州结识了小种经略府提辖鲁达。鲁达是个性情粗犷的豪爽大汉，长得圆脸大耳、身高体阔，颌下一部络腮胡须乌黑发亮。鲁达早闻史进之名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，于是携史进到潘家酒楼饮酒。他俩边喝边聊，谈兴正浓，却听到隔壁房里传出嚶嚶的啼哭声。鲁达性起，把酒桌一掀，冲酒家大喝一声：“你安得什么心，教人在隔壁哭哭啼啼，搅了俺俩

的酒兴，酒家又不曾少了你的酒钱？”酒保忙上前陪罪。

鲁达让酒保唤过来那啼哭的父女二人道：

“你俩是哪里人氏，因何啼哭？”

“小女子与老父自感遭遇悲苦，且又生活无着落，因此扰了官人的酒兴，还望恕罪！”那个十八九岁的妇人答道。旁边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屈身道：

“小老儿父女俩，是东京人氏，来渭州投亲不成，无奈流落街头，被此间称作镇关西的财主郑屠撞见，虚钱实契，强买小女作妾。后来又把小女轰出家门，索要典身钱。我父女二人本未曾收他钱财，囊中又无分文，拿什么还他？自觉悲苦，因而落泪。”

鲁达听完，气得头上青筋绷起，起身就要去找郑屠算帐，被史进三番五次地劝了回来。次日，鲁达与史进分手后，到潘家酒楼寻到那卖唱的父女二人，给了些回家的盘缠，打发他们上了路，就大踏步地直奔状元桥寻找郑屠而来。

郑屠正在肉铺看着十几个伙计卖肉，见鲁达前来，忙出身相迎。鲁达说小仲经略府相公要他

前来买肉，光要十斤精瘦的，切成肉丁，又让郑屠再切十斤肥的也切成肉丁。郑屠亲自动手照办，切完用荷叶包了，递给鲁达。鲁达板着脸道：

“再来十斤寸金软骨，不要一点肉在上面，也切成碎丁儿。”

“莫不是来消遣我？”郑屠笑道。

鲁达拿起两包肉往郑屠脸上摔去，恰似下了一阵肉雨，道：

“洒家就是特地来消遣你的？”

郑屠火往上撞，从肉案上抄起一把剔骨尖刀，挺身窜向鲁达。鲁达侧身让过刀锋，抓住郑屠持刀的右手，抬腿踢在郑屠的小肚子上，直把郑屠踢到街面上。鲁达一个健步赶上郑屠，抬脚踏住胸脯，提起油锤般的拳头道：

“你欺侮良家父女，今天让你报来！”说着一拳正打在郑屠鼻子上。郑屠立刻血流如注。鲁达又要打，郑屠忙讨饶。鲁达道：

“你不讨饶，我还可放过你，确原来你也是个孬种！”说着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。

郑屠头一歪，眼看已死。鲁达寻思，不想两拳便打死了他，洒家杀人须吃官司，又没人给我

送饭，不如及早离去，便假装道：

“你既然诈死，明日再找你论理。”说完转身回到住处，取了衣服银两，提了一条短棍，一道烟似的奔出渭州。

3

鲁达自渭州逃出来后，无处投奔，不得已到五台山落发做了僧人，五台山长老赐他法名智深。半年后，鲁智深被五台山主持长老举荐到东京大相国寺为僧。大相国寺方丈见智深身高体壮，且又武艺惊人，便派他做了看守菜园的执事僧。菜园座落在岳庙的隔壁。菜园附近有二三十个泼皮，常到园中偷盗蔬菜。这天他们见菜园门口挂出榜文，言说大相国寺委派僧人鲁智深前来主持，即日为始掌管菜园，闲杂人等不许入园搅扰等等。那

些泼皮看后寻思给鲁智深来个下马威，以免阻止他们继续偷菜。

次日，众泼皮手提果盒酒礼，装作来庆贺鲁智深来菜园住持。智深不知是计，直迎到粪窖边。那伙泼皮一起上前，张三俯身去抱智深左腿，李四来抄后腿，想把鲁智深掀下粪窖。鲁智深眼明身快，不等他们沾身，早旋起左右腿，一脚一个，把张三、李四，踢进粪窖里去了。众人慌忙伏身叩拜，上前谢罪。智深见状，命令他们拉出张三、李四，放了他们。

转天早晨，众泼皮买了酒肉，诚心来拜鲁智深为师。鲁智深高兴，遂收他们为徒，领众人在园中柳树下饮酒。众人兴致正酣，忽然听见几声乌鸦叫，并从树上掉下几颗鸟屎，正落在酒碗里。张三抬头一看，见树上搭了个鸟窝，便要搬梯上树拆窝。鲁智深起身，相了相柳树，来到树前，折身弯腰，左手抱住树干，右手往下一揽，抱住树身，猛一叫力，竟把那大柳树连根拔起。众泼皮慌忙拜倒，交口赞道：

“师父真乃金刚罗汉下世，端的是力大无穷！”

众泼皮与智深相处日久，都想观看智深演练

器械。鲁智深走回房中，取出从五台山带来的浑铁禅杖，来到园中空地那禅杖。那禅杖一头有个车轮大的月牙，长二米，足足有六十二斤重。鲁智深晃动身形，舞起禅杖，嗖嗖挂动风声。那禅杖如纺车一样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上下翻转，众人齐声喝采。智深正舞得起劲时，只听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好！”

鲁智深收杖观看，见矮墙豁口外站着一个穿青挂皂的七尺官人，那声喝采分明就是出自他的口。智深邀进这位官人相见。此人是新任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。只见林冲，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一表人才。智深见到林冲不觉满心欢喜，相见恨晚。两人谈吐投机，遂叩头拜为兄弟。

4

林冲与鲁智深拜为生死弟兄，谈兴正浓，见使女锦儿慌慌张张跑来，告诉林冲有人调戏他娘子。林冲辞别智深，跳过墙缺，到隔壁的岳庙，寻找上香还愿的娘子。林冲飞步进庙见一后生正拉扯娘子衣裙，上前一抓，搬过那后生肩胛，喝道：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良家女子，着拳！”

林冲定睛一看，手中抓住的竟是高俅的干儿子花花太岁高衙内，那刚要落下的拳头不知怎么竟然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。

高衙内不吃眼前亏，忙与众人走出庙外。林冲引娘子转出大庙，见鲁智深手提禅杖与众泼皮呼喇喇赶来。

“我来帮你厮打！”鲁智深道。

林冲拦住智深，把他劝了回去，自己也快快不乐的取路回家。

高衙内仰仗高俅的权势，是个性喜淫诟他人妻女的无赖。他回到太尉府，整日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心里总放不下林冲的美貌妻子。仆役富安见状，给高衙内出了一个毒计。

次日，虞侯陆迁请林冲去樊楼饮酒。高衙内派人把林娘子诱骗到陆迁家，欲行非礼。使女锦儿察觉情况不妙，抽身到樊楼找到林冲。林冲急赶往陆迁家又吓走了高衙内。

高衙内回府后，日见憔悴。高俅闻讯，竟为虎作伥。先使人诱林冲带刀进入殿帅府白虎堂，然后给林冲安了个持刀行凶、刺杀朝廷命官的罪名，欲置林冲于死地。

由于林冲丈人多方打点，又兼开封府尹仗义相助，才免林冲一死，判林冲发配沧州。高俅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。他指使陆迁贿赂了押林冲发配的差官董超、薛霸，要他二人在发配充军的路上结果林冲性命。

两个差官一则受了贿赂，二来惧怕高俅权势，便应允下来。林冲脸上被刺金印，披枷带锁与他

二人上路，受到百般刁难。董薛二人，先在客店里用热水烫伤了林冲的双脚，一路上又棍棒相交，直打得林冲棒伤累累。这天黎明时分，董薛二人催林冲上路，赶到野猪林。两个差官把林冲带到林中，见四下无人，便掏出绳索，把林冲缚到树上，道：

“林教头，非是我俩不放过你，只是高太尉主意如此，你死后不要怨我俩。说着举起水火无情棍接头便打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眼见林冲就要血溅野猪林。猛然间一棵大松树后响起一声霹雳：

“住手！”

一条浑铁禅杖飞过来磕掉了董超、薛霸手中的水火无情棍，紧跟着跳出一个胖大和尚。那和尚抡起禅杖照着两个发呆的差官便打。林冲本来闭目等死，听见喝喊睁眼一看，见是鲁智深，忙叫道：

“师兄不可下手。”

鲁智深收住禅杖，扯断林冲身上的绳子，扶起林冲。林冲便把高俅要他俩杀他的事说与鲁智深，并要求智深放过他俩。鲁智深对林冲道：

“贤弟，如此受苦受冤，何不随俺一起逃走？”

“哥哥不可如此说，我若逃走，自己早已走了，如果那样林冲就成了不忠之人，我还是要去沧州。”林冲答道。

鲁智深怕董超、薛霸路上再加害林冲，便一路尾随他三人直至沧州才自己隐去。

5

林冲被发配到沧州，因付给差拨、管营的银子多，林冲落下平安无事，轻闲自在。

东京城的高太尉，得到董超、薛霸回报，路上未能得手，真气得咬牙切齿，恼怒之下，把董薛二人定罪发配到北京大名府，然后他又派陆迁携带着金银赶到沧州，指使牢城管官更加害林冲。

朔风凛冽，天寒地冻，大雪纷飞。一日林冲